

T 5422/7671

41

鴻苞

卷四十三之四十四

鴻卷之四十三

明東海塔 隆裕道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木之獻序叔校

世界

世界本大人自尔之耳人處九州之中遂以為世
界止此而不知九州之列其為世界者何限在生
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論六合之外聖人特不論耳未嘗不存存則必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9 1940

鴻苞集卷之四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宋之獻彥叔校

世界

世界本大人自小之耳人處九州之中遂以為世
界止此而不知九州之列其為世界者何限莊生
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六合之外聖人特不論耳未嘗不存存則必

有可知也然所謂聖人存而不論亦止就南華生之所見言之南華生以後西方聖人者出亦既存而論之詳矣桃虫處桃核之中彼且以爲世界盡於於桃核也壤虫處寸壤之中彼且以爲世界盡於寸壤也井蛙處井坎之中彼且以爲世界盡於井坎也凡人之情據所處所見遂以爲有所不處不見遂以爲無三家之村竹籬茅舍又安知有高門華屋之家十室之邑環堵頽牆又安知有都會京師之地秦人不游楚郊必無楚國燕人不踐粵土

焉有粵邦身生中國中國而外別有世界一切皆疑無有又焉知窮荒絕域之人徒聞中國之名不涉中國之地亦疑我中國爲荒唐恍惚而未必有乎夫我九州之地非九州之人能自設而有之也造化之所陶冶耳造化亦大矣能設九州之地生九州之人而此外遂一無所設一無所生不亦狹陋乎故道家之所謂海外十洲三島五山也崑崙瑤池閩風縣圃五城十二樓也佛家之所謂四大部洲也二十八天也天堂地獄也須彌山鐵圍城

西方淨土也華藏世界香水海也其爲咸有無疑矣一切世界皆從人心生心淨土淨心穢土穢精神所召罪福所感此必然之理也九州閻浮五濁惡世五濁之人所居也地獄鐵圍五濁之人之罪業所感也瑤池蓬島清淨仙人所居也二十八天清淨仙人所居也蓮臺極樂華藏世界清淨化人所居也五濁之人若立臻清淨則立生淨土五濁之人若盡臻清淨則盡化濁界爲華藏界苦海爲香水海也今夫五濁之人亦稍分清濁有髮鬚面

垢體帶腥羶有濯水薰香身佩蘭茝有阿堵繞牀牙籌在手有明窓淨几左圖右書有沉湎酒色恣意荒蕪有託興山水以爲消搖咸其神情所屬宿根所招也均一飛類也或好依籬落或好翔雲霄均一走類也或好食草木或好啗血肉均一虫類也或好嗜糞壤或好采華香則宿根之說明矣古之得道至人脩真證道皆從不妄語始其所稱說種上清淨種上莊嚴種種國土種種世界豈悉妄語而不實乎造化之大神聖之妙乃止能造其穢

濁者而不造其清淨者九州之外世界一無所有
矣何其陋哉又安知窮荒絕域之人聞人稱說中
國九州亦以爲妄語也余嘗謂北土人言江南清
泉碧石名山洞府嘉花秀木樓觀亭榭清齋淨室
茶鑪酒鐺長笛短簫回船蘭漿北方田野之夫皆
笑而不信以余言爲欺罔又何怪五濁凡人不信
有仙都佛國勝妙莊嚴境界哉惟其不信有勝妙
莊嚴之境故亦不信有圓明照了之人以天堂地
獄爲妄作以罪福因果爲虛幻而甘心穢濁日就

淪墜亦可哀矣余嘗聞人言當吾之世恣情快意
且娛目前身歿之後眇茫無知地獄苦趣吾聽之
而已嗟呼人而能知天堂地獄罪福報應之必無
也亦無論矣如其有之豈不可懼哉今日之飽不
復顧明日之一至明日而饑也則回想昨日之飽
何可得矣此處之樂不復顧他處之苦至他處而
苦也則回想此處之樂不可得矣况飽不崇朝饑
且無窮樂纔剎那苦且億劫迷人不寤此所爲可
哀也釋迦世尊謂文殊師利等曰一切如來本起

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云
何無明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種種顛倒猶如迷
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
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空實無華病
者妄執非唯惑此虛空自性亦復迷彼實華生處
由此妄有輪轉生死故名無明此無明者非實有
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于醒了無所得如衆
空華滅于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
處故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輪

轉生死如來因地脩圓覺者知是空華卽無輪轉
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無本性無故由如來
空華妄執之喻而言則九州也四大也六根六塵
也萬緣諸有也皆妄也皆妄則皆所當遣也云胡
而又有西方淨土華藏世界哉是不知九州四大
乃衆生迷執妄心之所結也着故也是以有輪轉
生死淨土華藏乃如來妙明真心之所化也不着
故也是以超知見生滅衆生之於九州四大當其
迷執實認爲有當其壞滅實墮於無有無雙着也

如來之於淨土華藏若云無者實脩實證安得謂
無若云有者無住無着安得一有有無雙遣也金
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
能見如來故人修成佛道則西方淨土華藏世界
立地現前若因淨土華藏而脩佛道則亦妄心也
故淨土華藏余始欲人之信之繼欲人之遣之信
之則脩佛也遣之則不住相脩佛也古德云西方
淨土生則必定生往則實不往生則必定生不可
謂無往則實不往不可謂有於此有悟則無而不
空有而不挂干道也圓通矣

天地大劫

萬物皆有成壞以其滯於形氣也維理爲無敝天
地大物也故亦有成壞人生百年生歿成壞之最
小小者也愚人執著自生憂勞不亦惑乎愚按佛
書天地一大劫劫終則壞壞而復起劫劫壞時火
災將起天久不雨所種不生依水泉源四大駛河
悉竭久後有大黑風暴起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
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七日輪次第現出一日出
百草樹木一時凋落二日出四大海水漸涸三日出

出四大海水轉消四日出四大海水淺阿耨達池
竭五日出四大海水竭盡六日出大地煙生火起
從須彌山至三千大千刹土靡不悉燒七日出大
地須彌山崩壞洞然諸寶爆裂焰震動至梵天盡
成灰墨此名劫壞後名空劫經無量久劫欲成時
火自滅起大重雲注大洪雨滴如車軸復經無量
時雨止水聚從下水輪湧沸水上騰漂浸決遍滿
梵天四風輪所住持水漸退下爾時四大風起颯
然飄擊吹彼水聚混亂不停水中自生大沫聚大

風吹沫擲置空中從上造梵天宮七寶間成水更
退下湛然停住四方浮沫水上深厚周濶大風吹
沫復造須彌山又吹沫四面散擲造四大洲八萬
小洲并餘大山周匝安置爾時大闇有大黑風吹
大水聚底漂出日月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繞須
彌山洞照四方炙退水濕又大風吹掘大地漸深
入置大水聚爲四大海是故風界吹起火界蒸煉
地界堅實當天地劫盡人物毀滅時佛氏何從而
知見蓋佛氏修空盡除一切諸妄妄盡真存天地

有壞而佛理無壞故也是佛氏曰空曰真卽吾儒所謂太極天地有壞太極之理長存所以斡旋天地成而壞壞而復成成壞輓轡者胥是物也不然天地混沌矣天地間萬物無不銷滅矣孰從而爲之成造風吹雨注水湧沫結而復起世界耶

心義

有觸其情之所欲者有犯其事之所非者有徇其名之所出者有行其心之所安者有合其義之所宜者夫情之所欲事弗論矣事之所非名弗論矣名之所出雖義猶假也心之所安雖不義猶真也心安而義合吾無間矣夫名之所出雖義猶假齊桓晉文之事是也心之所安雖不義猶真貫高蔡邕之事是也心安而義合龍比之忠申生之孝滅洪田疇之義令女淑英之烈是也

金方

流沙弱水以西有崑崙山西王母居之爲群仙領袖西通天竺佛國號曰西天佛號大覺金仙佛教謂之西教西王母曰金母仙丹曰金丹蓋西金方也金德純而質剛萬劫不壞西方爲秋物之所告成也於四德爲利遂萬物之府也故仙佛咸產於此方也

藏拙

惠施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爲羊火不熱
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此
爲萬古庸人駕奇藏拙之端蠻語以魚爲陬隅胡
語以天子爲撐犁孤塗夷語以傘爲隔落隔曬不
通其語驚咤奇險夫苟通之一時意義都盡楊雄
尚然况後世乎

古今風俗

昔東漢井丹見大將軍陰就肩輿歎曰此所謂桀
紂以人爲車者也夫古者大將軍與天子猶諱以
人爲車等于大惡而今冗散卑吏以至閭巷編氓
且恬然安之矣古無道若桀紂乃以人爲車作鑿
萬古而今賢哲君子且恬然安之矣卽此一端推
之古朴而今華古儉而今汰古簡而今繁古循而
今僭風俗之流世道交喪良可慨矣

錢神

五嶽山人曰金錢之神莫甚於今之時矣苟其行也市猾之子遴爲秀孝豪右之庸登之薦書汙掊之令舉之清途亂紀之官布之近右滔天之罪轉之良吉不其神乎不其神乎金錢愈神則貪夫愈昌貪夫愈昌則民生愈蹙嗟乎貪夫以狡猾助貪婪以狐媚濟殘賊身有三事之榮家累鉅萬之富多畜妾媵廣營臺池臧獲奔走賓客豔慕以爲得志而清士廉吏抱朴用拙面目清臞門庭蕭條妻

孥飢寒鄉里姍笑自非百鍊之剛豈不悔改雖然
吾有以諭之滋味濃則腹病聲色盛則神疲田宅
多則形勞貪淫久則名穢傷生敗名受享安在清
士茅茨土階布衣糲食精神清泰體氣和平吾聞
石崇王愷之凶終不聞於陵原憲之戎晉也達者
當不以此易彼而太史公傳貨殖猶然津津乎烏
裸巴寡婦諸素封之家則利慾之溺人深矣

帝均

溟滓子居鄉見市人之枵腹終日皇皇求一飽而
不可得也冬月單袂之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
歲力田不能給其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
阡陌傭保胼胝作勞一日僅得錙銖官人坐堂皇
事敲朴而囊括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紈褲子弟厭
薄常味而廣求珍羞異品以競豪奢賤婦荆布不
足貴家姬妾恥服常衣而盛購新錦奇繡以誇美
麗廣廈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

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寒天擁重裘坐暖室公
子猶然良寒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冰雪暑月揮
羽扇臨水亭貴介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
於肩背嗟嗟夫孰非屬毛離裏者邪乃胡其榮瘁
苦樂霄壤也溟滓子惻然傷之欲請於上帝而均
之夫均之上帝之力能矣能而不均必有說乎然
而溟滓子不忍見也

四大洲

佛家四大洲南閻浮提洲東拂于逮洲西瞿耶尼
洲北鬱單越洲四大洲地中心乃須彌山卽大鐵
圍山鐵圍山而外有三千大千世界由此觀之天
地間世界亦多矣卽此南瞻部洲何啻大海中一
粟乎而世人據尺地寸壤血爭不已何其陋哉儒
者達觀遠覽不可無此胸次識見慎勿以爲荒唐
恠迂昆明劫灰西域至人卽能辯之夫人僻處一
隅四方道里山川尚不能盡識何況赤縣神州之

外乎世無至人宜其駭而不信也

三道

凡人之深情多慾牽溺沉迷者鬼道也剛正無私
偏急瞋恚者神道也醇和明粹消搖平坦者天道
也

包荒

鄭善夫曰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
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
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吾輩
只以天地爲吾一心何所不容中間自然物各付
物黑白太別疾惡太嚴物不能堪必有乘之者大
事何從而辦故曰川澤納汗山藪藏疾國君含垢
天之道也諺曰宰相鼻吸三斗醋中間進賢退不
肖文理密察自有大權妙用而精神畢竟不露乃

謂之包荒與蘇味道之模稜異矣大抵黑白善惡
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内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
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味鶻突豈包荒之謂哉
回光自照余胸中善惡太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
發以此涉世難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

劉文饒

史稱劉文饒寬寬洪有大度常行有人失牛乃就
寬車中認之寬無言解駕牛與之步歸頃認者得
牛而送還慙懼文饒謝遣之爲南陽太守用蒲鞭
示辱而已爲太尉夫人欲試公量五鼓入朝令婢
以羹汚公朝衣公都無恙意但徐曰羹爛汝手耶
有客來詣寬寬遣奴市菜醉還又不得菜公乃罵
之爲畜產須臾遣人視奴疑恐自殺曰此是人而
罵爲畜產爲辱孰甚故吾懼其死耳余每覽公長

者狀自顧猶存褊心慙愧欲死以爲公真天人也
及讀真誥始知文饒受度青谷先生得僊在華陽
洞作童初府上帥主始學道者爲之一快剛褊燥
急害道不淺戒之慎之

人有氣質褊急而心無伎刻有外貌和雅而中實
險傾外和中險狐蜮等耳此豈可亦謂之長者乎
器度寬舒心術仁厚其爲君子何疑觀文饒寬中
卒證大道魏陽元稱天下長者遂生南真領衡嶽
三教中斷無褊急之聖賢明矣寬窄恕刻俱得之
稟氣然亦可以矯揉陶鎔安于佩弦西門佩韋古
人知此矣

人之褊急有絕可笑者王述名士觀其食鷄子事
非復人情近代士人勅左右逐蠅一節大堪捧腹
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戒板擊人褊
心難除如此哉余貽李維貞書自敘治怒心力良
苦數年之後始就調和乃今庶能忍辱矣然猶覺
稍費照管御下之時照管一或不到便微發煙火
急撲之卽滅有撲有滅是知根猶未芟也

夢境

人心常宅乎太空而無諸妄之散亂則心清心清則夢清如此常惺惺漸至乎去來無碍而了生死二六時中方寸常爲物欲所據或理慾天人出入交戰則夢必不清一旦命盡魂魄相離神氣牽於業識迫於苦趣其淪墮也必矣故日夜卜諸夢寐余平居坦易少所營慮而夢境尚苦不清是余學道不得力之明驗也嗟乎嗟乎夢時尚不能自主何況四大分離之頃哉清心之藥在龐居士不云

乎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

余細答病根余天性澹逸萬事不挂於心而夢境
猶然不清者有故蓋從幼研窮詩文方寸之受傷
以此今猛欲焚其筆研而結習未能頓除嗟乎嗟
乎江鮑徐庾白骨朽矣空畱雕蟲遺言鼓吹後代
何益人毛髮事

教子

富貴純禱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矢口成文高
步濶視睥睨千古凌轢一世厥心內滿厥氣外盈
已不勝其骯髒之習而食客遊士又爲之調曲導
諛於其父兄之前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
李杜井中之蛙無復天地夜郎王何知漢大以富
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何所不至釀成
淫毒而莫知禁忌大則爲夏桀商辛隋煬叔寶小
則爲智伯慶忌敬業王雱覆國傾家喪身絕祀顧

反不如椎魯無能保家之主也余嘗與貴介豪俊
言見其縱衡飄忽目無所不空而口無所不擊上
下千古自二教聖人而下竝不能免其椎詈而又
岸然自謂手金剛杵所當亡不碎者而方盛有時
名志盈氣銳雙睫如炬電光其舌傍人雖欲與復
一語捍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一至於此余願
士大夫之教子必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折其驕
亢蕩其麤鄙而後課以執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
慎無輕獎一語之俊慎無妄誇是乃真能愛其子弟者也

多岐

古稱胥臣多聞子產博物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
典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張安世能補亡書二篋
劉向博學太乙下觀楊雄識竒字侯芭就問張華
志博物任昉作述異記虞世南號行秘書王起辯
乃宥魯裔陶弘景曰寧爲才鬼母爲頑僊一物不
知以爲深恥古人好學如此近代學者志分於嬉
遊精耗於博弈體疲於聲色枵腹而操觚或臨文
而檢閱寧無疎矣古人無不精之業故雖守一執

而成名今人執多岐之心故雖獵衆長而亾當雖
然苟悟靈明卽一物不絀可也

綺語

詩云巧言如簧佛氏戒綺語障余好與友朋清夜
篝燈劇談閒話滔滔宏遠娓娓有致以爲勝數部
鼓吹也談話旣多未免傷巧傷綺欲戒未能姑記
生平巧言餽釘以識余過殷無美授夷陵州州近
巫峽以書戲之曰使君治巫山使陽臺之神通刺
典謁稱部下女子快甚田叔自京師數貽書來不
報其奴入京索余牋甚力以五語畬之曰桂冠以
來有身之累都盡樓前種桃二株柳五株已成行

矣余偶製一衣頗華沈君典曰吾濫狀頭未嘗製
華衣卿何爲爾余戲之曰有婦人夜私一僧其夫
適歸叩門甚急婦僧俱窘計無所出僧勅婦以囊
囊已而結其口立之門邊夫問則答以苧麻婦如
僧計夫人見之果問何物婦未及對僧急不覺從
囊中應聲曰苧麻其夫從容熟視曰是則是苧麻
亦不合爾自言君誠狀頭乃自言乎座客大笑遂
呼君典爲苧麻有宴余酒酸而善勸曰李白斗酒
詩百篇卿非青蓮後身耶余揚杯笑曰令我能吸

三斗它日可爲宰相其人悟而易酒李秀才惠凌
霄花長一小指答牋曰承君惠凌霄大於芥菜何
年望其凌霄乎張公子惠水仙答曰如漢女江妃
羅襪來辱夜靜恐當發寶瑟聲田叔與友人在姑
蘇聽歌姬唱竹枝詒之書曰田叔裹青布巾亦復
強風流爾爾手中宣廟冷猪肉一朝墮地與友人
宿潮音閣夜半海風大作佛閣震撼同宿者蹴余
起余披衣大叫曰美哉海風捲佛閣與余去將余
身上掠扶桑千仞枝下撞龍子珊瑚宮龍君畱余

說一部大藏誤東海若賦龍女贈明月大秦珠盈
吾懷歸而施海東門邊丐者居蘭省嬾不閱朝報
僚友問之曰夜來青綃人報易遷宮考校學道者
補仙官一百六十人其人不懌而去罷蘭省出都
門友人送之曰子此行不樂乎曰黑風黃沙驢溺
馬屎行行漸遠青溪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
不樂之有或以余貧爲憂曰閻王殿前病鬼多餓
鬼少有人不讀書而狂余規之其人曰禰正平亦
狂余曰渠胸中有一篇鸚鵡賦有人好談道而肥

嘲余清臞余戲之曰公事事俱佳第他日不便於
乘鸞跨鶴余嘗薦某於當路曰惜其人形貌短小
余曰公非市羊豕何論斤兩令晏嬰裴度遇公會
不得縣尉近世士大夫酷信風水余嘗候一故人
堪輿家滿座余曰近來玉皇上帝忙甚故人遽問
何謂也余曰人間貧富壽夭僕僕然逐地師腳跟
轉上帝那得不忙余妻嘗與親族婦女燕會親族
富家多盛飾余妻獨舊衣襦首無釵簪或謂余曰
子中賢科爲京朝官夫人何至若爾余曰猶勝呂

徽之妻天寒坐米桶中余在青浦建二陸公祠一
郡丞過而問曰陸公何人曰晉陸機雲也郡丞曰
得非陸宣公乎余曰非也退而告人曰昔聞伍子
胥化爲五髭須今者二陸化爲宣公聞者絕倒一
富翁嘲余曰子輩文士何用持十首詩向屠肆易
猪肉一片不可得余曰狗馬有用麒麟無用不聞
狗馬貴於麒麟人飲啖余一無所食或問子何食
曰我腹大如瓠子安用種種物品第食松脂桂膏
欲令五臟皆香耳大水後答友人書曰夜來張公

九子倒翻滄浪洪波直至我家牀竈下菱蘆菱茨
蒲稗之屬從牀上伸手可拾踢斷槎出門前呼海
舶乞火始得備晨炊吾見陽侯視我有傲色聞君
典買姬吳門以書戲之曰扁舟五湖載小姬去此
便是范少伯行逕相共倚蓬牕笑語湖頭煙月纖
手摘紅蕖佐白玉觴歌喉微發聲唱采菱曲行使
七十二紫鴛鴦羨殺雖然也須防河東獅子吼有
人向余作世俗談良久余一目視牕前楊柳不答
其人問之曰此中黃鸝啼聲佳否有人談美婦人

如西施王嬙自鬢髮眉目口輔以及腰肢弓彎無
一不好者余曰只一事不好其人曰何事不好曰
死後與城南乞兒同臭穢友人與余登鹽官城望
海友人曰噫嘻是浩浩淼淼者當何窮際何時有
此大波余曰安知千萬年前其上無九衢三市朱
門大第玉堦金埒王孫公子遊女俠客車輪馬蹄
遺簪墮珥乎有友人好佛詆仙曰饒他大羅天上
仙人亦是衆生余曰向有人自稱百歲翁有道術
我見汝便低頭下拜稱弟子談何容易某人稱某

人有道白日飛昇不難余曰我曾見渠與人爭一
文錢聲色俱厲面熱發赤天上恐去不得有人向
余說婦人終身念佛成佛者絕少何故余曰見婦
人手持數珠念佛罷便開口去罵偷鷄狗賊如何
做佛余手散千金不留一錢卽圖書器玩之類隨
輒失去不問人問公何愛余曰吾自愛吾六尺見
人佝僂過恭者曰首何讐於天何親於地邀人賞
雪曰夜來雪花大如手小樓前粧成銀色世界楮
拙有火厨中有蹲鴟麥飯濁酒新熟園梅乍門足

下披鶴氅騎蹇驢攜逋仙詩興過我邀人飲小園
日山桃大放花辛夷蓓蕾芍藥芽出上嫩紫不盈
寸楊柳曳萬黃金絲拂檻垂地微風吹池面作皺
縠紋五色異鳥不知何方日日來鳴樹間如此好
景道人不欲自消受請與足下共之宿山中貽書
與人曰夜來宿山樓偶忘閉樓牕嵐氣飛入曉起
衣被盡濕方知一夕眠白雲中余生平疎而忘機
人以爲不利於官余曰不佞海鷗也國家安得取
海鷗而官之雖然世不乏鬼車破鏡願何如海鷗

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病革命取已錠金手
摸注視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棄此而去乎余聞
而笑曰胡不令與白骨同葬何言棄去也有一名
士體中不快則將一金玩弄其病輒愈余曰異哉
錢神乃斯人之和扁令人人若過餓殺却馬師皇
一官人燕客以幕圍歌童坐而開幕出之有一老
門者在官怒命杖之戲令余爲詩免杖余應聲曰
只道嬌鶯藏柳絮誰知浪蝶入花房好語使君休
打鴨也應打鴨恐鴛鴦客盡笑賞之遂免老門者

杖客有好酒每飲必頽然一日醉甚奄奄委頓若
逝者戲爲生祭曰名挂醉鄉魂遊鬼市船內拍浮
儘極持螯之樂道旁枕籍終酬荷鋪之心送浮生
於麴蘖天地何知付世事於甌陶古今稱達三萬
六千場未盡生前之醉一百五日節誰澆身後之
墳余不能飲有人令余自嘲曰金縷空歌知竹葉
之無分瓊漿信美奈桃花之笑人羞采石舟中之
綺豈是詩豪負漢陽頭上之巾終成俗物坐嘯林
中何緣與晉七賢共醉行吟澤畔徒自苦楚三閭
獨醒居長安與江上故人書曰燕市帶面衣騎黃
馬風起飛塵滿衢陌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煙突
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淖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
與官人肩相摩大官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
狂奔盡氣流汗至踵此中況味如此遙想江村夕
陽漁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
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
時借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歸
田後與人書曰一出大明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

卷之四十三
不作華清馬蹄夢家有采芝堂堂後有樓三間雜
植小竹樹臥房厨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
宅西古桂二章百數十年物秋來花發香滿庭中
隙地鑿小池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
映水如阿房迷樓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蓉蓼
花令秋意瑟瑟更喜貧甚道民景態清冷都無吳
越間士大夫家華豔氣余生平毫塵間語如此類
甚多日久不能盡憶聊存其什壹用助觀者噴飯
五陵三河風流自賞或有取焉鞠躬恂恂君子有
唾而去

地中仙都

世所傳洞天福地登其山大都荒丘蔓草耳拘方
之士遂疑仙府刁安窅茫未必實有不知仙靈之
都所謂金堂玉室雕牕繡戶斑麟紫麈藥爐丹竈
盡在地下蓋地下自有虛空處諸洞天福地鉤絡
相連孔穴相通觀晉張華時採藥民墮井至仙都
飲玉漿餐石髓居然可知矣按真誥稽神樞論句
曲華陽洞天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脉也
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

人謂爲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牕林
屋之隔脊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
達真洞仙館也又曰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
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迴一百五十里
名曰金壇華陽之天洞虛四郭上下皆石也其內
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其內有陰暉
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竝日月矣陰暉主夜
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玄空之中又曰句
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
皆大道也漢建安中左元放聞江東有此神山故
渡江尋之遂齋戒三月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
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觀此知仙都洞府不
在地上明矣

不見不聞

大禹鑄恠於九鼎使民知神姦魍魎魍魎莫能逢
之故語恠非所以長恠也所以銷恠也知有天地
百神又知有妖恠明善惡之報辯邪正之幾而遷
善去惡紂邪崇正虛明以養神正大以養氣卽一
旦卒然遇非常變怪而吾見明養定處之恬然怪
其如我何不然平居未嘗畱心而偶遇猝起鮮不
驚怖失主者矣古德云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
不見不聞無窮吁至矣

地水

納穢物浮腐尸水至濁也而其清如鏡載糞溷受
踐踏地至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清者濁自高者
卑

易理

戰競憂惕聖賢之所以進修德業祈天永命免患
綏福者也下上古今聖君賢相有不以憂勤惕厲
興者乎昏主邪臣有不以驕奢佚樂敗者乎孔子
曰易之興也其當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
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
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
之道也文王丁紂之昏暴比干剖九侯醢鄂侯殺
文王橫被幽囚不絕如髮而小心翼翼德義無缺

競惕不已皇天眷佑卒免大禍開祚昌曆所謂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文王之於易理也深矣後人吉凶禍福往往卜易吾以爲吉與无咎卜之憂惕凶害悔吝卜之佚樂正不在陳蓍布策也魏管輅之告何晏鄧颺其亦深于易者哉君子之學順理而已順理則得福吉得禍亦吉逆理則得禍凶得福亦凶審此則易可無卜矣郭璞欲爲顏含卜謝曰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若含之於易也亦深哉

盜言

求盜得一盜官訊之曰爾盜也試自言盜狀此盜鉅猾也佯不省曰何名爲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胠篋竊財是爲盜爾盜乃笑曰卽如公言余何爲盜若官人真盜也當爲儒生吾伊經史誦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窮治亂思經濟皇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一旦事權入手借以行姦而攫取大利父師之所以教友朋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登公車隣里羨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

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
閃爍如雷電官繇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
殺人都市虓暴宜淫罪害盈車苞苴一入三尺安
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間
左賤氓罰贖貧苦征徭窮迫荷校關木被髮創體
伍伯包休囹圄幽黑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莫之省
憂赴海填壑不知紀極神怒人怨乳虎鷓鴣錢神
通天官譽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
黛塞房真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甕竊人
一錢卽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
不失官譽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
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獷矣哉夫飲水懸魚
羔羊冰蘖何代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
不乏卽盜言可畏哉古有云竊鉤者誅竊國者戾
非止一日矣

省悟

余忝生昇平之日爲士大夫耳不聞金鼓之聲日
不見殺戮之事桐帽葛衫粗糲爲奉環堵晏然妻
孥相保暇時閒覽史傳春秋七雄秦漢魏晉六朝
李唐五代宋之末季其間君明臣良四方寧謐無
幾何時主昏政亂姦雄煽禍盜賊蜂起豪傑乘之
王侯屠宰后妃播辱縉紳芟夷黔首斬絕白骨成
丘流血千里宗廟荆棘邑里墟莽余每披閱至此
未嘗不掩卷傷嗟生民亦何不幸而橫離其時艱

哉夫大化運轉陰陽鹿盧必有劫數劫數之來雖上帝不得而自主雖神智不得而挽回則其故何也五濁之民爲情慾薰染業識播弄作過積累多於丘山沴氣上千天道厭惡夫是以降之災眚誅夷慘酷以爲積過之報是生靈之過惡自取災眚醞釀結聚遂不能逃夫是劫數乃生民自作自結上帝雖愛人豈能解免自古劫數之來必先生姦雄之人在事敗壞壞極之後亂賊生心鼎沸雲擾而元元塗炭矣余歷觀亂臣賊子作難邦家割剝

黎庶稔毒宣淫雨疾風駛不過須臾轉眄之間盡就誅滅懸首於街暴尸於市截舌燃臍擢筋磔肉百口同歿九族俱赤如列國商臣潘崇宋督崔杼陽虎乳牛漢王莽董卓六朝王敦蘇峻孫恩盧循侯景唐安祿山朱泚吳元濟劉闢黃巢宋王則儂智高輩無一得免者回視飄忽閃爍時真魚遊釜中爲活幾何夫使亂賊而有一得免者猶將庶幾僥倖於萬一竟無一得免而歷代相承迄不知鑒亦可哀矣胡不思之人生一世進則竭忠宣力身

名俱完退則鑿井耕田室家無恙何乃貪半晌之得意爲萬世之元凶取慘禍於生前受業報於永劫哉蜂目豺聲之徒覽余此言痛自省悟無爲厲階

大利

閭閻匹夫以錙銖之產傷孔懷之情吾以愚氓無責也唐文皇戕建成宋太宗害廷美此兩主者號稱賢明而喪失良心至甚於庸氓賤隸天下大利昏之也莊公克段孔子惡之書法隱若敵國此兩主庸免麟經之討乎聖人天下不與黃屋非心雖捐一物而收四海不肯爲而况以人主之富貴賊同氣乎

刺荒

夫道慾隄乎隄在則止止則清隄決則流流則濁
故隄弗可撤也恒物之情何有紀極矣夫古者今
鏡也我將悉取而鋪之多則厭厭則味盡是止荒
之道也商紂嬖有蘇之美女妲已使師涓作新淫
之聲益收狗馬奇物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縣肉
爲林使男女裸相逐爲長夜之飲陳靈公與其大
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相服以戲於朝
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

子曰亦如公吳王夫差起姑蘇臺受越王句踐所
獻美女夷光鄭旦造響牒廊以居西施日與美人
據鞍蕩槳鬪雞走馬於銷夏灣百花洲上椒華之
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一美
人當軒竝坐理鏡靚妝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
動心驚魂楚靈王起章華之臺與嬖人日爲姪樂
燕昭王受廣延國獻善舞二人旋娟提謨並玉質
凝膚體輕氣馥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瑤珉之
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召二人徘徊翔
舞殆不自支趙魏齊楚四公子各治邸第營臺池
飾歌舞招賓客富貴聲華聞於天下秦始皇帝併
吞六國聚天下金帛子女帷帳狗馬於咸陽又巡
行東南以快其侈心二世爲阿房宮以極其姪樂
漢高帝嬖戚夫人戚夫人善鼓瑟擊筑歌出塞入
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人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
聲入雲霄漢武帝起建章宮栢梁臺鑿昆明池寵
李夫人及其兄李延年韓嫣董偃又幸宮人麗娟
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唱迴風之曲庭花

皆落漢成帝寵陽阿主家養女趙飛燕及其女弟
合德立飛燕爲皇后後又幸合德冊爲昭儀居昭
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砌皆銅沓冒黃金
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缸函藍田壁明珠翠
羽飾之帝常以三秋間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
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以紫
桂爲柂輕風時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
纓結飛燕之裙又爲宵遊宮秉燭燕幸靈帝起裸
遊館于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

澈乘船游漾使宮人乘之選五色輕體以執篙楫
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宮人年二七以上
三六以下皆靚妝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裸浴
煮茵墀香以爲湯宮人浴浣餘汁入渠名曰流香
渠魏文帝愛美人薛靈芸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
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爲龍鳳御百
子鈴道側燒石葉之香吳孫亮作琉璃屏風使愛
姬四人朝姝麗居洛珍潔華皆絕色坐屏風內而
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晉武帝旣平吳

頗事遊宴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至便宴寢宮
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石崇財產
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
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以蠟代薪作錦步
障五十里砌上就苔蘚刻百花飾以金玉以三斛
真珠易白州美女綠珠婢美豔者千餘人刻玉爲
蛟龍佩縈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
者不呼名姓惟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
聲豔者居後晉羊侃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

人陸大喜着鹿角爪長七寸僂人張靜琬腰圍一
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王能反腰
帖地銜得席上玉簪初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
通梁水壘飾以珠玉加之錦績盛設帷屏列女樂
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嗔咽晉石虎
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珮
風至鏗鏘鳴軋樓下開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
文石丹沙及彩畫於埒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
百戲之人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爲龍鳳百獸

之形樓上春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吹散之名
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
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黏雨臺用以洒塵又
爲四時浴室用鍤石珉珠爲堤岸或以琥珀爲瓶
杓夏則引渠水以爲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
雜香漬於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
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溫名曰燠
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
解媠服宴戲彌于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

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齊東昏侯爲潘貴妃
起神仙永壽三殿鑿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
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陳后主叔寶起臨春結綺
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窻牖壁帶懸楣
欄檻之類悉以沉檀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
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每微風颭至香聞數里
朝日初照光暎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
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
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張貴妃容色端麗瞻

視矜睇光彩溢日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妝臨於
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隋煬帝廣闢地周二百
里爲西苑治十六院鑿池爲五湖四海又爲樓閣
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
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人誤入者
終日不能出名曰迷樓後宮萬數雖國色之女亦
多不得進御又爲龍舟以幸江都每舟擇妙麗長
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楫號爲殿脚女何爰進
御女車恣爲淫媒宮人袁寶兒韓俊娥杏孃殿脚

女吳絳仙最見寵嬖唐明皇寵楊貴妃及韓國秦
國號國三夫人及兄楊國忠擅權用事貴震天下
帝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着
一色衣五家合隊照耀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舄
瑟瑟珠燦翠爛芳馥於路俯仰千古驕奢淫蕩莫
可殫數快意娛心須臾耳轉盼之間家亡國破宮
殿灰燼踰爲瓦礫歌舞零落狐兔來遊此不足論
卽以見在論之沉湎麴蘖耽溺聲色心荒意蕩神
惑體疲何勝厭苦寡慾少嗜焚香齋居氣調而體

舒神徵而志朗豈不美哉余慨漢高唐文號大英
雄王業旣成志意驕泆皆不免溺於聲色繁華並
未知清虛冷寂之趣此余之所以獨醉心於梁武
也帝王一染情慾世世目爲昏庸何況措大文士
而懵於玄風清德聲色是耽乎作刺荒

鴻苞集卷之四十三終

舒而徵而志則不美矣今世

雄王業既成志氣奮發

未知清虛為懷之趣此余之所以獨醉心於采武

也前王一一乘清心

百臂於去夏及清心

百臂於去夏及清心

百臂於去夏及清心

百臂於去夏及清心

百臂於去夏及清心

